

藏书

藏书

梅桑榆

我居异乡多年,尽管有时忆及家乡好友、住年旧事,但最常念及的,还是我旧居中的藏书。由于多年未能定居,自1997年离开家乡,那些书便与我长期分居,终年寂寞地留守在旧居的书房中。而每当我写作时欲参考某书,或想起某书中的一些内容、段落,欲加查阅引用,而那本书却在远隔千里的书房里,我便忆起那些藏书,且依然叹息:人书不知何日才能团聚。

我非藏书家,只因书乃平生之所爱,又好文墨,且以此为业,研读佳作,博采众长,有赖于书,撰写长著,广为参考,也有赖于书,因此,买书,便成了我的一大嗜好,或曰工作必须。我结婚时,置一小书橱,书不过数十本,摆不满两档。后来每到南京、上海等地出差或探亲,必逛书店,逛书店必购书,少则几本,多则十几本,而家之书店,更是我藏书的主要来源。如此东买几本,西购一包,采集数年,藏书渐丰。小书橱装满,又添置大书橱,后来大橱也书满为患,又将杂物柜、鞋橱、壁橱腾空,用来放书,有些书实在无处安置,不得不将它们放入纸箱,令其勉从床下暂栖身。

藏书丰富,乃是乐事。遗憾的是,随着书的增多,藏而未读之书也越来越多。当初书少,每本皆读,从不漏过,但后来不断购进新书,一书尚未读完,又添一批,日积月累,未读之书渐多于读

过之书。不过,那时我尚年轻,只觉来日方长,终有把藏书读完之时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且忙于写作,读书渐少,加上新书仍在不断增加,方知为不可能之事。2004年初,我拟到南京定居,把在北京的十余箱书全部托运至南京,后来改变主意,回家乡暂居,又把那些书运到凤阳。为将两地书重新整理安放,把朋友家两个闲置的大书橱搬来。我整理时发现,家中的藏书竟有许多买回十几二十几年未曾读过,即使在北京买的书,也有不少未曾展卷,不禁望书兴叹:这些藏书,我今生是不可能看完了!

兴叹之余,忽想起袁枚的《黄生借书说》,此文有言: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子不闻藏书者乎?《七略》、《四库》,天子之书;然天子读书者有几?汗牛塞屋,富贵人家之书;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?”藏书为何不能读?袁枚解释说:“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,必虑人逼取,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,曰:‘今日存,明日去,吾不得而见之矣。’若业为吾所有,必高束焉,皮藏焉,曰:‘姑俟异日观云尔。’”回忆我当年借书读时,为了按时归还,常常夜以继日,抓紧阅读,且手抄笔录,集有读书笔记数本。而书一买来,成为己物,便觉得可以暂且搁置,以后再读,然而以后复以后,终于忘之一旁,使其永居“冷宫”。看着那许多未曾读过的书,抱憾之余,只得曰“藏书或为阅读,或为

备考,未必尽读之”自慰。也许是年事渐高,近来忽然关心起这些藏书日后的命运来。老婆不读书,女儿不喜文,这些藏书将来很可能被她们当作废品卖掉。一作此想,不免忧从中来。近读孙犁散文,发现先生也有些忧,他在《谈死》一文中说:“书,这种东西,历来的规律是:喜欢它的人不在了,后人就把它处理掉。如果后代并不用它,它就是闲物,而且很占地方。”并关照他的儿子:书不要卖,卖不了多少钱,要捐献给图书馆,但又担心图书馆不负责,书糟蹋了;捐给北京文学馆,又担心自己的书不够收藏的规格(这当然是自谦)。并在《告别》一文中叹曰:“我意识到,我不久就会同它们

告别了。我的命运是注定了。但它们各自的命运,我是不能预知,也不能担保的。”眷恋之情,尽在言表。我又想起巴金捐给图书馆的书流落在地摊上的报道,心想大师的书命运如此,似我这样的草民,书的命运将来恐怕更惨。

然而,我又笑自己,这些胡思乱想,纯属多虑,人死万物皆抛,遑论藏书?活着时,得以爱其所爱,喜其所喜,便是大快乐。何况书不但为我所爱,更为我所需,只要不是老得不能出门,遇到不负责、当买之书,我仍要买之藏之。这些书以后即使沦落于地摊,星散于四方,也算我为社会作贡献嘛。



泊(油画) 王明德

现代诗坛

刘传进的诗

我转身
悟
雾
迈着骄傲的步子
一步一步
慢慢逼近
我看到
街树弯曲了
楼房倾斜了
电线杆断裂了
我感到
天地
倒立
呼吸被一寸一寸
窒息
我转身
一位老人
拄着拐杖
缓缓踱来
漫不经心地
向雾
走去
晨
纯真的阳光
刷亮了晦暗的心壁
我用颤抖的手
推开窗子——
小鸟在愉快地交谈
蝴蝶在勤奋地练舞
老人于树荫下漫步晚年
孩子在街口嚷嚷着童年
远处 青草坪上
一群少男少女放声歌唱
天气很好
人们的心境胜过天气
欢乐弥漫空间
身体被光明浮起
我后悔
醒来的大晚
风暴之后
风暴息了
云 像浮游的海蜃
臃肿的身子
缓缓滑过天宇

燕鸥疲乏了
嘶哑的尖叫停歇
海浪也变得温柔
悄悄地
不再嬉戏
帆 低垂着头
像是在回忆
风暴中的愤怒
勃发的激情
那连自己都已吃惊的勇气
又像在哀悼
天折的伙伴
菜板
依偎在船的怀抱
沉睡
没有了梦
梦 已被风暴掠走
美丽的珊瑚丛
一群连体姐妹
探头探脑
侦察气候
有气无名的各路鱼群
涟漪起
愉快的波纹
频发着
神秘的联络信号
太阳
硕大的金锤
伴着粗犷的船工号子
奔起
奔落
锤击着冥顽的礁石
礁石 迸溅出
晶莹的珠泪
海 裸露着
颤动着
显示着美妙的曲线
诱惑着
所有崇尚美的灵魂
山中
鹰
歇息在悬崖上
很险
它睡眼惺忪
一阵强风刮来
我闭上了眼睛
睁开眼时
鹰
翱翔在高空
虎
歇息在悬崖上
很险
它仍很威风
一阵强风刮来
我闭上眼睛
睁开眼时
虎
消失了踪影
于是
我想到
翅膀的作用

郑州地理

簸箕城

朱永忠 卢志

簸箕城原名叫白家寨,古寨名。遗址位于郑州市区西北省外贸仓库一带。明朝末年,郑州有一卸任总兵,名叫白士奇,岳寨人。他为官清廉,但见明朝腐败,民变四起,预感大清气数已尽,便辞朝隐居乡里。为了保护自己家产,征集民夫家丁,在岳寨东北购地筑寨。为防不测,在住宅四周建一方形寨子,名曰白家寨。此寨占地约五十亩,设有寨门,寨墙上建有敌楼,寨墙外四周有护城河,酷似一座城池。北寨墙建筑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岗上,寨子北部高,东、西部次之,南部最低,站在高处远眺,此寨形如一簸箕,故当地人俗称为簸箕城。据朱屯村卢功老人生前回忆,他少年时,同伙伴去簸箕城遗址玩耍,见寨子虽废,但寨基尚存,寨里的房基和锅灶历历在目。建国后,国家在此建省外贸仓库时,因寨基妨碍施工,遂被铲平。

小幽默

老师

匡天龙

父亲:“老师在家长会上跟我说,你上课总爱讲话,以后要改正。”儿子:“为什么要改正?在课堂

上老师讲的话比我多好几倍呢!”父亲:“那是老师在讲课,不说话怎么讲?”儿子:“您不是经常讲‘凡事要从小时候做起’吗?我长大也要当老师,现在不练怎么行?”

绿城杂俎

“避短”不如补短

周广生

在现实生活中,不少人都非常崇尚和坚持“扬长避短”的做人思想。笔者认为这是个不错的选择,但却未必是最佳的选择。“扬长”可以,避短未必可取。我们在“扬长”的同时,为什么不把“避短”变为“补短”呢?这样使自己的“短处”不断得到修复,使自己的长处更加突出,如此对自己的成长不是更有裨益吗?

当然,这里说的短处,不是那些不可救药的坏毛病,而是指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或相对薄弱的工作才能。事实上,人的有些短处或弱点是想避也避不开想躲也躲不掉的。既然如此,我们为什么要回避或无视这一客观存在呢?比方,和沿海一些经济实力发达地区相比,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实力或科技、教育水平、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。不少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不强,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,产品质量不高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这就是中西

部地区的“短处”。既然中西部地区有这样的短处,就得敢于承认它,勇敢地面对现实,而不要回避它。对自己的不足,积极采取措施,分析原因,迎头赶上,这才是可取的态度。对自己的短处,一味采取回避的态度,显然是不行的。这样做短处不仅避不掉,没准儿越避越“短”了!补短,不仅是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,而且是体现做人做事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。补短,可以增强信心,鼓舞勇气,有利于加快实现自己目标的步伐。

再比方对一个人而言,如果在性格上存在着谨小慎微的短处,应该怎么办?如果采取扬长避短的思维模式,那就永远改正不了!这样做,对人生百害而无一利。如果下决心“补短”,改掉毛病,积极主动开展工作,就会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完美。

实事求是地讲,无论是对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来讲,“补短”往往要比扬长来得更加重要。对于长处或优点,不使它也跑不掉,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或危害。而短处或缺点不说不补不改正则不得了。正因为如此,在某些情况下,补短要比扬长来得更加重要。

多彩眼睛

桂花飘香

李志亮

秋天是和谐的,也是温暖的,桂花吐出了芳香,飘浮在古城新桃花源山庄的天空。是一位现代的女子掀起了眉头,在石子路上散步呢。她那轻轻的脚步声,如柳叶从树枝上飘落到地上。

2008年9月6日我参加了中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在西安的颁奖大会。会议期间,我挤时间拜访了中国著名作家周明先生。他住在二楼楼上,房间虽不算大,但清静高雅,桌上摆上了水果。他见我进来,迎上前热情地与我握手。他忙说:老朋友了,请坐。相互问候后,我说:咱们是半个老乡,我青年时代在陕西生活过,这里有我的同学朋友,对陕西的一草一木,我都是有感情的。你老家周至我曾经去了多次,是个好地方。周明先生说:是呵,是呵,祝贺你获冰心奖。正说得兴奋时,他的电话响了,周明先生接完电话,我看他太忙,就主动告别,他送我到门口,握手告别。

在一个中国典型的四合院里,我见到了中国著名作家石英先生。他高大的身体,神采奕奕,见我来访,高兴地说,欢迎欢迎。我声音如大钟嗡嗡作响。他开门见山,谈吐不凡,很有独到之处,听者入迷。他说,请稍等,回到另外一个房间取来一本《石英美文选》并题词:志亮文友正之、石英2008年9月赠于西安。我手拿着这本书皮

高雅清淡石英美文选,乐在其中,尽如人意。我从包里取出一本《中原散文选编》作为馈赠,石英先生笑而纳之。

一声鸟鸣使秋天的早晨从梦中醒来,我在秋天无垠见底的湖岸边散步,巧遇中国著名作家王宗仁先生。身体高而瘦的脸上戴着眼镜,操着乡音浓浓的陕西话,问长问短,问我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情况,甚至问到乘哪次火车来西安开会的,令人感受到一种人间的真情,一种友谊之情。我说,很感谢你送《太阳有泪》这本书,我真拜读了,角度选的新,很有特色。

颁奖大会前,我幸运见到了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,我拿出名片给他,哦,纪检干部,他笑着和我握手,我感觉到有一股暖流从我的指纹传送到我的血管里,然后流到五脏六腑。我说,合一张影吧,他点了点头,我用右手轻轻地搭在他的右臂上,相机“咔嚓”一声留下了他的微笑,同时也是友谊的象征。他和颜悦色,神清气爽,给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

第三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大会后,我荣幸见到冰心的女儿吴青教授。她虽然华发苍颜,但是齿若编贝,面如满月,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着我。我自报家门。她说,咱们合张影,我站在她的左边,相机留下了这次历史的画面。吴青教授在大会上说,我母亲冰心说散文要讲真话,写散文就要讲真话……

桂花清芬妍,香气透过了秋天,在深深的院子里仿佛秋天瘦了,使人寻觅着幽香的友谊。



群山国画

吴易民

回到自己住的房间里,宋梓南马上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,可是,一直到今天上午,居然连这位唐记者的人都没找到,更别说拿到那份调查报告了。

这时,唐惠年正在街头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里忙活着哩。他想直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,把这些所见所闻和思考结果“直达天庭”。这样做的原因,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能早一点让中央得知他的调查所得,另一方面,也是不想连累走正常程序的过程中必然要牵扯到的其他同志。所以,在离开宋家的时候,他悄悄地取走了报告,然后又做出了个大胆的安排,他要找个地方,秘密地把这份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地打印出来。一份留在家中存底,是一份留在家里存底,是一份交给一个记者,也可据此向历史有个交代。一份按组手续,呈报给记者站领导。最后一份,他要带到北京去,直接找新华社内参组,还是要争取让它“直达天庭”,以求一逞……

这一家街头文印社实在也是小得可怜,总共只有两台老式的拣字式的打字机,两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埋头在昏暗的灯光下,“啪嗒啪嗒”地打着字。另外两个人在使用一架同样是老旧的推筒式油印机在油印。为了保密,窗户上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窗帘。

那两个打字的女孩终于打完了最后一页,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。一个文印社负责人模样的男人忙接过这一页蜡纸,把它夹到油印机上。唐惠年则开始去收集那些印过了的蜡纸和印废了的纸页,把它们一一放进一个旧铁桶里,点燃后烧了。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

回到记者站,他已经第二天下午的三点多钟了。最后装订还花了一个来小时。他夹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,一走进记者站,记者站站长就赶紧迎了上去,急问:“老天爷,省委办公厅的人一个劲儿地在找你哩!出啥事了?”

唐惠年拉着站长进了里边那个办公室。然后他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稿放到站长面前:“我要亲自去一趟北京。我谁也不连累,自己去找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。”

“你还是先去找一下宋书记的秘书,宋书记到北京以后,一直派人来找你,他肯定到北京后得到了什么新的消息,肯定对你说些什么。”站长老有经验地替唐惠年分析道。

“这份调查报告,我一共只打印了三份。给您一份,证明我唐惠年不是在搞阴谋。一份给新华社内参组——当然,前提是愿意接受这篇稿子。另外一份,留在我老婆那儿,万一将来出事了,我得据此告诉后来人,唐惠年是因为什么出事的。我得像卡斯特罗当年那样,在法庭上大叫一声:历史将宣判我无罪!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先去找找宋书记,然后再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?老唐,你是一个老同志,老记者了,政治上比较成熟……”

“站长同志,如果早两个月,听您这么夸奖我,我会十分得意。但今天,我真的觉得是在批评和挖苦我。这次我秘密去深圳宝安香港调查,我才觉悟到,我们过去的那种成熟,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。作为一个记者,我有责任把这种震撼传达给同样应该受到这种震撼的人。我只是想让我们的中央领导,我们党的党,知道这些真实情况。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,还是作为一个公民,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我都应该对他们说一点真话。”

宋梓南是第二天上午接到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,了解到唐惠年已经动身去北京了,随身还带着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。

唐惠年一到北京,就直接去了坐落在象街上的新华社总社,找到了内参组的组长老白,并且把那份打印件递给了他,并大略地讲了讲内容概要。老白然后就闷下头,沉思了一会儿,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先拿回去看一看。我会很快看的。看完了就给你一个答复。不过,你别太急。”

当天晚上,唐惠年没有等到答复。第二天上午一直等到十点左右,还是没答复。唐惠年刚要打电话去询问,白组长的电话打到他住的招待所里来了,让唐惠年马上出去社里。

等唐惠年赶到新华社内参组,白组长却啥话也没跟唐惠年说,径直把唐惠年带到了著名的牛街,一家清真馆子里。这儿离新华社本部也不远,不过,十一点钟,馆子里特别安静。餐馆的老主任一见到他就立刻把他俩带到里头一个小间里,安顿他俩坐下。

白组长道:“你的调查报告我反复看了。”

唐惠年忙问:“怎么样?”

连载

“哈哈,你是接王台长家属回来的吧。”张伟想了起来。
“对,王台的老婆,还有他们公子。他们的公子要去加拿大留学,这次加拿大好像是考察学校。”
本来对张伟就有意见,见他又跟小孙聊上了,王新越发不高兴,便毫不掩饰地说:“你这人,你那那狐朋狗友怎么到哪儿都能碰上。”
张伟瞪了一眼王新,王新却一脸的满不在乎,张伟就有些恼火,只是当着王新的家人,又不好发作。恰这时,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总、吴总打来电话,说是有急事,催张伟快点过去。于是吃罢饭,将王新的家人安排着住下之后,张伟就借故有场子要赶,奔吴总那儿去了。

“哈哈,你说你鬼点子多,有个事儿你帮我看看。”吴总说到这里,表情严肃了下来,声音也压了下去:“你知道,我是包频道广告的一包就是一整年。有个市级台换了,原来的头儿站错了队,我和原来的头儿讲好了,这个台明年的影视剧频道、片子渠道和广告全部由我做,全年广告包下来一千七百万,收片子你说,他们现在却要涨价,你看这事怎么办?”

张伟知道,上头换人,下面就会洗牌一批人。他深思了一会儿说:“这么着,你找到那个台长,先问问他打算涨到多少?”

“我打听过了,他打算涨到一千九百万。”吴总脱口而出。

“一千九百万,那你还有利润吗?”张伟问道。
“有,就是少点。但这事儿我不搞定,在当地我没面子。”

张伟想了想,低声说:“你对台长说,涨到一千九百万可以。但多出来的两百万,要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,权当是交个朋友,合同还得照着一千七百万签。一定要私下协商,不能有任何第三者在场,还不能在台里面。”

吴总点头,举起茶杯道:“谢谢兄弟,啥时候去我那儿,绝对好好招待。”

张伟起身和吴总告辞。因为蔡总那边还有个饭局。出了包房,张伟越想越恼火,一个台长,随便一弄,几百万就到手了。自己写大半辈子剧本,也不见得能赚到那么多钱,还是当官好啊。

赶到蔡总说的那儿时,蔡总正和找戏拍的王雪儿聊天。旁边有孙海他们一大帮子人。蔡总正聊得兴起,电话响了,蔡总接电话。
“喂,哈哈,是这样的,我正要找你呢,你能不能帮我个忙,林纷纷不是被拘了吗?报纸上登了的,就偷漏税被拘的那个娘们儿。你明天一早,在圈里散下消息,就说我老蔡跟她有一腿,她逃税的钱我垫上。照片?我的照片?明天一早我让人传给你。你的车马费,我会安排公司的人送过去。这你放心,我为人你清楚。”

放下电话,蔡总喝了口酒说:“抱歉抱歉,接着说我们的事儿。你以前拍过什么戏?”

王雪儿嘴里跳出她已经说过很多次的语言:“我是学表演的,毕业之后就来北京了。以前拍过……”

蔡总打断了她:“这样吧,咱们有部戏马上就要开机,是清朝的古装戏。”蔡总一边说,一边留意王雪儿的表情,“剧本已经定稿了,导演正在确定演员。这个公主很喜欢养狗,这个宫女每集都有台词,但片酬方面嘛,这个角色的片酬不会太高。”

“好,这个戏我接,片酬你们定。”

“好吧,片酬我记不住,每集可能只有一两千块钱。不过我会尽量帮你多争取片酬。你放心,我为人你清楚。”

蔡总说完,孙海开始为大伙介绍王雪儿。张伟留意到孙海没有介绍王雪儿拍过什么戏,知道是个新人。
王雪儿的美貌令张伟心生好感,却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搭讪的理由。不料王雪儿却主动说话了:“我知道你,你写的书我看过,你书里那个丁锋又能喝,又能打,挺男人的。”

丁锋是张伟早期作品的人物之一,他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一个看过自己小说的陌生人,而且还记得人物的名字。张伟对这个姑娘产生了兴趣。
酒桌上除了一帮朋友,照例还会叫上一些陪酒的小姐。孙海这人,一喝高了就爱调唆别人喝酒,没几句话,他就成功地唆使几个小姐开始灌大伙儿喝酒。小姐们很快就灌醉了一个摄像。孙海见放了一个,又唆使小姐们灌张伟。可张伟只唱唱歌,小姐们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。于是,孤身一人的王雪儿就成了孙海的重点攻击对象。因为刚搭剧组,王雪儿不太敢得罪这帮人。几个人轮番进攻,王雪儿很快就被灌得不行了,她挣扎着去洗手间。

张伟跟了出去。他在洗手间外面等着。过了好一会儿,也不见王雪儿出来,张伟有些急了。